



文化中国行

天水有个育生巷

文雪潇

“莽莽万重山，孤城山谷间”，天水这个西北一隅的局促小城，大街不多，更无外环，但是多小巷，如自治巷、共和巷、飞将巷以及名不传实巷的砚房背后、仁和里、爷抗等，它们纵横交错，编织出市井天水的那个“井”字。其中就有西关的育生巷。

街巷之眼

到天水而不登临麦积山，瞻仰神秘的东方微笑，不致枉伏羲庙，感受苍柏下先祖的荫蔽，不可谓到过天水；到天水而不穿梭一番长长短短弯弯曲曲的巷道，更不可谓到过天水。即便你久居天水，如果你只是光顾过天水的商业综合体、高铁站、中心广场，而不曾漫步过天水巷道，更算不上真正的水天人。

作为水天人，你应该在育生巷吃过很多顿早餐。

天水城的烟火气，从育生巷的早晨升起；天水人的市井气，以育生巷最为浓郁——味道可口、价格亲民、应有尽有。你背着着手在育生巷左瞧：面皮、米皮、擀面皮、热米皮……你可能不以为然；你背着着手在育生巷右看：丸子夹馍、猪油盒子、肉夹馍、黄馍……你可能似曾相识；你继续背着着手，继续左瞧右看，你的目光就会渐渐地“看不懂了”：呱呱、然然、捞捞、鱼鱼、圈圈……哈哈，天水的特色早餐，特色就特色在：它们好像是专供孩童的食品，充满了童年的叠词呼唤；军军，来吃呱呱；平平，来吃然然；亮亮，来吃捞捞……

唯独麻辣烫不在早餐之列。日出三竿，再往上蹄三竿，八竿子都打不着太阳的时候，天水人才吃麻辣烫。到这时候，天水的巷子，包括育生巷，就开始麻，开始辣，开始烫！而从今年开始，麻辣烫甚至成了天水的标志性食品，成了天水的名章——当一碗麻辣烫往您眼前一搁，红辣椒，白

粉条，真像一枚圆圆的印章：红白相间，凹凸有致。低头看的是落款，抬头看的是题头——天水巷子里那棵身板嵯峨，虬枝苍劲的老槐树，就是天水古巷这幅“历史文化作品”的昂然“题头”！

在老槐树与麻辣烫之间的，就是天水的古巷风情。

风风火火闯九州。闯九州，你可以风风火火，但是到了任何一州的巷子里，你那风风火火的急性子，却是使不得，也使不开。浮光掠影，须变为细嚼慢咽；急就章，得换成小品文。进了天水的巷子，亦须如此。进了天水育生巷，更须如此。你只有慢慢走，才能真切触及那一块一块的青石路；你只有慢慢看，才能分明看清那一面一面的斑驳墙……

事实上你想快也快不了。育生巷是狭窄小巷，不是畅然通衢。

滴滴，身后响起电瓶车借过的声音，我侧了一下身，外卖员的黄马褂就从我身边飘然而过了，小巷深处某庭院，又有一位忙人撒懒不想做饭了。更多的育生巷居民仍然保持着自己做饭的老传统。天水人日常的家庭饮食其实比较简单：中午是面，或揪面，或扯面，或擀面，或浆水，或炸酱，或打卤。晚上是馍馍菜，或蒸馍，或花卷，或大饼；菜就更简单了，不是辣椒炒土豆，就是土豆炒辣椒，不是包包菜，就是菜包包，不是茄辣西，就是西辣茄……

你若是不相信，你就看看育生巷居民手中的提携吧：白菜、豆角、馒头、锅盔、大蒜、小葱……你只有在育生巷才能看到天水最真实的烟火气。

电瓶车过去了，过来一辆咣当咣当的三轮车。小河里翻不起大浪，三轮车是育生巷里最高级的车。三轮车播放的，你说它是广告哩，还是新闻：“收手机！旧电视旧手机！收头发，长

头发短头发！”车子上已经有一个谁家的旧电视了，很老式的那种。

“为什么要收头发？”我摸着自己的秃顶纳闷的时候，我也就瞧见了巷子里的理发店。和隔三岔五就有一个理发店的全国任一偏巷一样，天水育生巷，隔四岔六，也有一个理发店，而且伊们靓丽的“顶上艺术”也一样的名目杂乱：有称美发店的，有称造型工作室的……店门口，一样地晾着一排毛巾，一样的会有黄发学徒，在一头假发上练习着兰花指，颇有老老老弄的生活气息。

一个模样很是斯文的小伙子，走出造型工作室，款步轻移，走进了巷子里的天水市秦州区文化馆。

而天水育生巷，也悄然深藏着一个所在：天水市秦州区文化馆，也就是当年的张家大宅！

酸菜配馓饭，标配！老宅配古巷，也是标配！

育生巷是天水第一巷，育生巷第一宅，就是张家大宅。曾经的张家大宅前后七进，大小20多个院落，一向为天水之名门望族，所以，来到育生巷，而不进一进张家大院，你所看到的育生巷，岂非白云千载空悠悠？

张家大院门半开，挂着一把从前的老锁。往里一望，照壁堵客气地拦挡着人们的探窥。进得院子，古树葳蕤，槐影婆娑，黑瓦斑驳，古韵悠悠。

育生巷张宅，既是富宅，也是贵宅——人才辈出。他们于元末明初入此居住，教子有方，先后诞育过76名中举及第的功名人士，其中力倡“教育救国”的晚清翰林张世英最是英名传世，光绪帝曾为他赐匾“办学尔圣”，蔡元培校长曾称其为“全国兴办教育的楷模”。他当年捐资创办的亦谓学堂，现在在天水市解放路第一小学。而育生巷之名，就是取了张世英（字育生）先生的字。以其字，名其

巷，彰其德，这个天水巷名，起得真好！

天水的文化馆也真会选址，选择张家大院，选的就是其间的一脉书香。

讨论杜甫当年的秦州诗，走出文化馆，走出公元759年，大家继续在育生巷散步——继续恍惚，也继续感慨。别人是怎么感慨的，我不晓得，我的感慨是：天水育生巷，差一点，就走出了一位女神。

天水有一个古老美丽的爱情故事。古老者，谓故事发生在前秦年间（公元375年左右）；爱情者，谓女子苏惠挽回了已远去的婚姻；美丽者，谓苏惠的爱情自救不是哭哭啼啼，而是别出心裁且有文化品位：她一针一线地织锦，一字一句地撰写回文诗，柔弱女子，曾在天水驱动过隆隆文字方阵。

天水历史上风姿绰约的女子，至少有二。一为杜甫秦州诗《佳人》中的唐代“佳人”，一为前秦时的苏惠。她们二人也至少有两处相像：一、她们都是来自陕西的“秦川女”。佳人是从关中逃难而至，苏惠是随夫君前来任所；二、她们都曾有过婚姻危机。苏惠曾遭遇丈夫窦滔之纳妾，佳人也曾遭遇“夫婿轻薄儿，新人美如玉”。她们的不同之处是，佳人是“幽居在空谷”，而苏惠则住在天水城西关的育生巷。有记载说上世纪60年代前，育生巷里当年苏惠夫妇寓居的小木楼还“健在”，说是其前檐悬一匾，上书“晋窦滔里”，后檐悬一匾，上书“古织锦台”。

当人们注目于天水人民公园西北角的汉白玉苏惠像时，虽然时光穿越已近两千年了，但她以其三尺素绢拯救自己，挽救婚姻的故事，穿越千年后谈起，仍然让人动容。

因为，拯救自己，或许也是天下拯救中最为高难的拯救吧。天水育生巷里，我这样想着。



漫步黄金大道 徜徉诗意秦州

文/薛红珍

你有没有去过秋冬初天水的青年北路？在这里，你会感觉到富有生命感的天空和太阳，碧蓝带绿的天空覆盖下，银杏叶从浅黄到浅橄榄棕色、青铜和黄铜的颜色，构成了四周炫目的一片金黄，这里，就是天水人自己的日落大道。

大大的十字将一条路上下分为青年北路和青年南路，从左至右是民主路和建设路。

民主路南北宅子如若明珠两两相望，建设路浓荫匝地，路旁学校林立，书声琅琅。介于十字交叉位置的群艺馆，雕檐飞梁，古朴庄重，横阁处有于右任的题字，犹若飞燕临阁，惊鸿在望。馆内不定期举办各种书画交流，惹各地泼墨挥毫者争相献艺。

在青年南路旁，不得不说的是汉白玉苏

惠雕像，其像回首眺望，表情似喜似悲，这位前秦的才女曾在天水居住过，为丈夫窦滔写下璇玑图和回文诗，据说璇玑图有两千多种读法，一代女皇武则天赞苏惠“才情之妙，超越古今”。

初冬的最唯美的主色调应该在青年北路。初雪时去，仿佛走进了王安忆笔下上海青灰色的弄堂，几缕袅袅的青烟下，静态素描画浸出一丝丝的湿气，而阳光又慢慢将烟岚散尽。街道两旁以花店和茶店居多，大概只有鲜花的馥郁以及茶叶的清香才能与银杏的圣洁相匹配吧！时有手捧鲜花的少年徘徊在银杏树下，也时有白发老人相携相伴走过这条长长街道，满眼的风物在老人眼里抵不过嘴角一抹温情的笑意。在爱的表达中鲜花毋庸置疑是第一位，然而在婚姻漫长的相守中，更需要银杏一样的坚贞。

霜降之后，群花谢去，青年北路的银杏迎来自己一年之中最美时刻。阳光毫不懈怠地簇拥着这些枝叶，为它们戴上金黄的冠冕，庄重而热烈。

青年北路被分成许多个九宫格，几个年轻人用老式燕舞录音机伴奏，崔健嘶哑的声音在银杏树下久久盘旋：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”川剧变脸这个绝活也不失时机地在青年北路上演，在金黄的华盖之下尤显生动。

老年大学模特队手捧油纸伞走过来，《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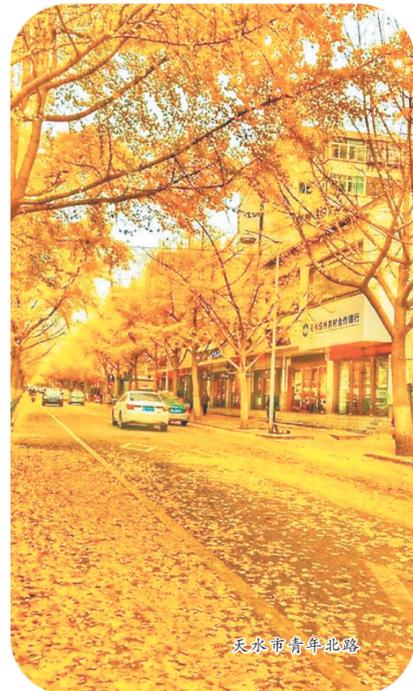
里水乡》的配乐，让这些银发皓首的老人们宛如走在江南的水乡，只是石板桥换成松软的黄金道，那些怅然的意味被喜悦和明亮替代着。

非物质文明的武山旋鼓与敦煌飞天舞蹈相视一笑，粗犷与温婉，即是大写意与小白描自流成序，自蕴成芳。《天河热土》再次在这里唱响：都说是有天堂下有苏杭，却不知陇上也有好风光：渭河秋水秦岭春花，既有秀丽又见雄壮；大地湾里孕育文明，麦积石窟千年辉煌！

不尽暖阳中，许多场景都依附在这一片金黄中，而真正的主角则是那各具形态的银杏，粗犷的树干，老而弥坚，在清晨，在落日，在夜灯下。

突然有个想法，在这一切过程中，不妨把自己活成一株银杏，在日光里翩跹，在风雨中昂首，在月光下清朗。

古城秦州的初冬这道色彩的盛宴，只需要放慢脚步，慢慢地看，慢慢地欣赏……你环顾四周，每一棵树，与之相配的景物大道都有着它特有的艺术形态。比如那个店名妈妈花甲的米线店，比如那个石小沫煎果子、比如韩糕，比如市政府窗台上偃旗息鼓的爬山虎，浓烈的红染透了身躯。生生死死，暗淡和繁华，浓烈与素简同时存在着。而当你想到漫长寒冬来时，青年北路却有着另一种形式的存在，透过街道两旁璀璨的灯光，你仿佛也能看到天水城中内心最安定的温暖人群。



天水市青年北路

